

图书馆

口述资料

Research on
Oral Collections
in Libraries

收藏研究

尹培丽 ©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

尹培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尹培丽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13-6103-8

I. ①图… II. ①尹… III. ①图书馆史—史料—研究—中国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0565 号

书 名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

著 者 尹培丽 著

责任编辑 金丽萍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6103-8

定 价 48.00元

自序

对口述资料的喜爱与研究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正是这份偶然中的必然,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学术宝藏”,那里有着无限的资源等待开采和挖掘。

2010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师从王子舟教授攻读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当时恰逢恩师跟北大图书馆合作开展“北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入学不到两个月我便加入到采访队伍中,先后对白化文、关懿娴、周文骏等教授进行了口述访谈,收集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也让我认识到文字资料之外“别有洞天”。在莫可名状的本能(所谓的学术敏感)驱使下,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开始涉足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

但在口述资料和图书馆二者的关联问题上,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这可能就是学术道路上的“曲径通幽”之美吧。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我的阅读和思考一直没能跳出口述历史和口头传统本身。这让我对口述历史和口头传统的特征、口述资料的法律问题以及记忆的可信性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在此基础上,我尝试将思路和重心转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传播学原理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核心理念等方面,试图找寻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理论支撑和研究突破口。

依据图书馆学原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是储存人类记忆的“公共大脑”。其最古老、最原始的职能是保存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典籍。但随着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记忆的“载体”得以拓展,阅读的“对象”也呈现多元,从静态的文字到生动的音频、视频。与之相适应,图书馆的收藏范围也逐渐延伸,形成文字、实物、口述三位一体、相互佐证的资料收藏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通过独立进行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方式实施口述历史等口述资料的挖掘,

最终结果是“产生”和“创造”了信息。这不仅突破了图书馆传统的“收藏”局限,将图书馆的功能由“获取—加工—传播”的三维向度拓展为包含“生产”在内的四维向度,更是对图书馆“精神食粮供应者”这一职能的进一步深化。同时,通过对“文献”概念的追根溯源,其“文”和“献”,分别对应于“文字”和“口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口述资料的收藏是多媒体时代对传统“文献”概念的理性回归。

而从传播学视角,口头表达和文字书写同属于人类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传播媒介,都可以作为信息传播和沟通的手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自文字诞生以来,“口述”和“书写”就不断地“胶合”和“共融”。如果将人类文化区分为口语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四个阶段的话,在多媒体时代的电子文化阶段,“口述”和“书写”实现了最大可能的融通。从媒介学派典型代表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埃里克·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和保罗·莱文森的传播学经典论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共识:“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得以复活。”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恰恰是对这种“复活”形态的积极回应。

此外,国际图联(IFL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也在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方面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早在1987年英国布莱顿召开的第53届大会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声音的地区事务分组(Devision of Regional Activities)主席Rapha Ndiaye即在大会上提交了名为《口头文化与图书馆》的报告,主要阐述了“图书馆作为今天文字记录的记忆中心,同样有能力成为口头表达的记忆中心”。在此后的IFLA大会中陆续出现了对该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1999年泰国曼谷举行的第65届IFLA大会,其会前会的主题即为“口头传统的收集与保护”并出版了论文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在1992年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以唤起对濒危文化遗产的全球保护,其中口述记忆资源是重要抢救对象。中国国家图书馆也于2012年“世界记忆”工程实施20周年之际启动“中国记忆”大型文化项目,通过发掘馆藏文献,采集口述史和影像资料,收集照片、手稿、物品等相

关记忆载体,整合、传播有关中华民族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集体和个体记忆资源,形成全方位的历史记忆专藏。

有了理论上的支撑,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实践又如何呢?借助于北大图书馆丰富的数据库资源以及便捷的跨越国界的馆际互借服务,我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凡是跟“图书馆”和“口述”两个核心关键词相关的科研专著、学术论文、会议报道、报纸文章等,都被列入检索和阅读范围。果然,惊喜不断涌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总统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英国的大英图书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以及澳大利亚、芬兰、新加坡、南非等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等都开展了丰富的口述资料收藏,《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法》第10条还专门规定了“向国家图书馆提交口述历史资源”。国内而言,香港和台湾起步较早,以香港大学图书馆和台湾“中研院”为代表。大陆图书馆界虽介入较晚,但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中国女性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都开展了口述资料收藏工作。图书馆通过口述资料收藏实践,不仅保存了人类各种载体的记忆资源,也为图书馆满足不同文化程度和阅读习惯的读者的多层次需求提供了可能,更为多媒体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

在通过阅读文献基本掌握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实践的同时,我实地走访了国内外的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图书馆,如美国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女性图书馆等,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调研资料。全面、直观地了解了图书馆口述资料的收藏和编目以及提供利用等状况。

除实地走访调研之外,我还参加了相关国际会议,在与同行和前辈的交流中开阔了视野。2013年10月,赴美参加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HA)2013年年会并做学术报告“中国大陆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综述”(Review on Mainland China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in Libraries);2014年10月,在湖南长沙参加“图书馆与口述历史及地方文化”的第六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分会场“口述历史法律与

伦理”议题的主持人,同时分享了《口述资料收藏的法律适用》的学术论文;2015年12月,在北京参加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举办的首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并做学术报告“口述历史作为法律证据的思考”;还多次参加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织和举办的工作坊、研讨会等。通过参与各种途径的学术交流,我结识了全球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例如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前主席、《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的作者里奇(Donald Rietch),大英图书馆的口述收藏专家 Perks,口述历史法律问题专家、《口述历史与法律》一书作者 John,美国口述历史编目专家、《口述历史编目》一书的作者 Nancy,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惠玲,国家图书馆的汤更生、田苗,中国女性图书馆的李慧波以及国内口述历史界的领军人物郭于华、定宜庄、杨祥银等,并与他们保持了邮件往来,这对于全面、及时、精准了解口述资料收藏的前沿动态,有着积极的意义。

提到这些专家,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王子舟教授,他每每在我感到惶惑不知归处时,用其渊博深厚的学养为我亮起一盏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还要感谢美国青树基金会的赵耀渝主席,感谢她的赏识和信任,让我在2014年“图书馆与口述历史及地方文化”国际会议中担任了征文的组稿和“口述历史法律与伦理”议题的主持,并且还通过各种途径从美国为我带来《记忆与回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史工作手册——通过口述史记录国家的历史》、*Curating Oral Histories* 等专业书籍。感谢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的 Nancy Mackay 女士,不仅赠予我《社区口述历史工具箱》系列图书,而且为我开通了该校的口述历史网络课程;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刘丽芝女士,在繁忙工作之余为我下载英文资料,带我调研香港大学图书馆。这些对于完善架构、丰富内容都大有裨益。

还要感谢我的本科老师肖燕教授在学业和生活上给予的指导与关怀。感谢我的忘年交白化文教授,他的谦卑和博学让晚辈汗颜,由衷感动于他对我无私的帮助。同时感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每一位导师。非常荣幸能与图书馆学名家近距离接触,让我在潜移默化中

体悟北大人的精神,领略学术的魅力和学者的风采。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敬意!还要感谢师弟周亚的辛勤付出,感谢同事姚明在资料搜集和文章格式等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身边每个人的帮助与勉励,为避免疏漏,恕不一一写下名字。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总有他们的印迹,任凭岁月冲刷,总也抹不掉。这是最真、最美的情意,我们彼此珍惜。

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阅览室的每一位老师。对那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是桌子、椅子我都充满爱意。四年读博期间,每天几乎在同样的位置,一摞书、一杯茶、一台电脑,望着窗外四季轮回的景色,我阅读、思考、写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在书稿出版之际,我将这一切用记忆的包裹封存起来。

关于学术,曾经有人将其比作亘古不灭的火堆。我的研究,只不过是往火堆中投入了一根枯枝或一枚残叶。常常为知识积淀的微薄和自身智慧的有限而深感惭愧,同时也为自己向火堆投献了其不息燃烧所需的一枝一叶而倍感自豪。就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相关研究而言,我仅仅是个蹒跚学步者,还有诸多的未知等待我和同仁们一起去发现、探索和研究。比如口述资料编目规则的适用、法律问题及相关国内外案例的总结等。我会带着这些问题,踟蹰前行!

尹培丽

2017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1 口述资料的属性及特征	(1)
1.1 口述资料的定义	(1)
1.2 口述资料的特征及类别	(1)
1.3 口述资料的文献属性及其价值	(6)
2 口述资料收藏研究现状	(19)
2.1 研究背景概略	(19)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5)
3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理论根据及现实意义	(95)
3.1 图书馆学相关理论	(95)
3.2 国际组织在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方面的立场	(102)
3.3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现实意义	(110)
4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业务实践	(129)
4.1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的不同类型	(129)
4.2 图书馆口述资料的“生产”	(136)
4.3 图书馆口述资料的编目	(156)
5 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相关法律与伦理	(191)
5.1 法律问题	(191)
5.2 伦理问题	(206)
6 国外口述资料收藏典型案例	(220)
6.1 口述历史收藏方面的代表	(220)
6.2 口头传统收藏方面的代表	(231)

7 我国图书馆口述资源建设路径与展望..... (235)

7.1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235)

7.2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口述资料馆藏建设路径 (244)

参考文献 (263)

1 口述资料的属性及特征

1.1 口述资料的定义

口述资料(Oral Material),又称口头资料、口传资料或口碑资料,是与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并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因其内容通常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者独到见解,所以具有强烈的事实震撼力和独特的保存价值,能够为我们提供较为立体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资料。因此,20 世纪中叶以来,口述资料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图书馆、档案馆和学术机构乃至影视界的重视,各种类型的口述资料库纷纷建立。

1.2 口述资料的特征及类别

1.2.1 口述资料的特征

口述资料具有多维度、亲历感等特征,在记录、展现和传达人类历史和情感方面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它让这个世界的声音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但同时它又因对记忆的依赖和情绪、偏见等因素而在可信度上存疑。这是口述资料使用特征的两个方面,但其区别于其他资料类型的根本特征则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口传性

口传性,又称口头性,是口述资料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于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口头性的理解应该追溯到它的源头,而不应看它的传递方式和最终的表现形式。凡是通过口头方式产生的资料均为口述资料,无论它最终是否被转录成文字或者刻录

成声像资料加以存储和传播。

2. 细节化与生动性

口述资料由于是讲述者口头叙述的如实记录,因此比较能够完整地再现某些历史与文化场景。尤其是现代多媒体手段的介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下讲述者的声音、画面,语言之外,其表情、停顿、手势等细节都完整地得以再现,因此特别生动。

3. 记忆高度依赖性

记忆是口述资料诞生的源泉,口述对人类记忆的高度依赖性是对其进行“抢救性”搜集和保存的重要缘由。非洲马里学者阿马杜的名言“每一位老者的仙逝,都代表着一个图书馆的焚毁”(every elderly person who dies, represents a library going up in flames)^①也成为图书馆界抢救口头文化的警句。

同时口述对记忆的依赖性,也导致了对其真实性和可信性的质疑。因为人的记忆难免出现偏差,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偏差的概率就越大,还不排除故意隐瞒和扭曲的可能。这也正是口述资料不能以孤证自傲,需要跟文字资料和其他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原因。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口述中记忆的偏差,甚至是刻意的扭曲和隐瞒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挖掘其背后的心理动因能够揭示历史、文化与人的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

4. 平民化与大众性

口述资料突破了文字的局限,让有文字和无文字能力的人获得了平等的“发声”机会。口述历史的国际发展趋势也是从精英走向平民,更多地记录和保存底层社会的“真实声音”;口头传统在少数民族和非洲等无文字社会的传承和保护也体现出这一特征。而从资料受众角度,口述资料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手段得以传播,为无文字能力者或文

① John McIlwaine, Jean Whiffrin. Collec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Oral Tradition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 A Satellite Meeting of the 6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Khon Kaen, 1999: Introduction (Viii).

字能力受限者提供了获取信息的崭新途径。这在弥补信息鸿沟、实现信息平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载体相对依附性

口述资料跟文字资料一样,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纸张、磁盘、网络等)才能存储和传播。但是文字资料的载体依附性是绝对的,没有载体即没有文字。而口述资料不然,脱离了载体的口述信息,就像没有容器的水一样,只是无法实现存储,但是其内容——口述信息是存在的,可以通过人脑记忆实现隐性传播。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口述资料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上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口述作品完成之后,通过作者或者作者授权的他人凭记忆将口述内容用文字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在口述过程中同步通过记录或摄制方式将其固定下来。古代的许多经典著作如西方的《荷马史诗》和中国的《论语》《诗经》等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它们严格说来都是口述资料,只不过当时的技术手段不能实现录音、录像而最终只能以文字形式固定和传承。而现代口述历史则属于典型的第二种类型。

这其中涉及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口述资料一经固定,是否转化为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对此问题目前学界争鸣很大,主要在口述作品的著作权领域展开。持转化观点的认为,“口述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未经任何物质媒介固定。即兴的演说、授课、法庭辩论等,如果经他人速记,就会变成文字作品;如果经他人录音、录像,就会成为录音录像制品”^①。“口头作品一经固定下来就会转化成其他作品,例如:付诸书面就成为文字作品;经过录制就成为录像作品、录像制品或者录音制品。”^②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口述作品通过文字方式或录音录像方式固定下来后,口述作品仍然是口述作品,无论在口述作品创作过程中还是在创作完成后。口述作品和文字记录或录

① 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

② 韦之.著作权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

制品之间的关系,乃是著作权法中的原件和复制件之间的关系。这就像文字作品被确定后,并不会因为朗诵并将其录制后,就转变为口述作品或录音作品一样”^①。

笔者认为,口述资料不会因为借助于载体的固定而转化为其他类型的资料。形式逻辑认为,类型划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各子项(类型)的外延必须互不相容^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修正)》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因此,口述作品是与文字作品、摄影、摄像作品并列的作品形式,认为口述作品经过固定后就不再是口述作品,而会转变为文字作品或其他作品,实际上犯了“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

1.2.2 口述资料的类别

1. 依据信息流方向分类

所有的口述资料,其信息源都是口头表述,但是在形成过程中信息流的方向是多样的。因此,依据信息流方向可以将口述资料区分为叙述式口述资料和访谈式口述资料两种。

叙述式口述资料是口述人自己或者委托他人以口头叙述的方式记录信息内容,信息流是单向的,如教师授课、个人演讲等;访谈式口述资料则是通过访谈的方式,借助访谈人和口述人的互动而完成的口述记录,信息流是双向的,如口述历史、名人访谈等。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叙述式口述资料和访谈式口述资料的关键不是看口述资料形成现场的人数多寡,要看信息流的方向。万人齐聚的礼堂,只有一位专家在演讲,因为信息流是单向的,所以形成的口述资料是叙述式。

① 杨述兴. 固定后的口述作品[J]. 电子知识产权, 2009(4): 87-89.

② 刘跃进. 大学形式逻辑教程[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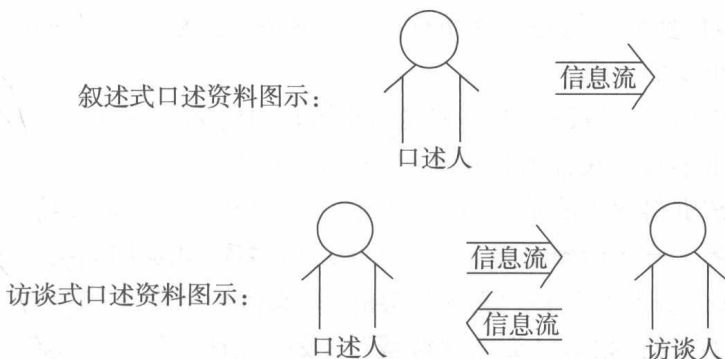


图 3-1 叙述式口述资料和访谈式口述资料的信息流方向

2. 依据资料形成方式分类

任何口头表述经过特定载体固定后都将形成口述资料,但是从图书馆保藏价值角度,可依据其形成方式将其区分为口述历史资料、口头传统资料和其他类型的口述资料。

(1) 口述历史资料

又称口述史料,是现代口述历史的产物,是有准备的访谈者对经过特定遴选的被访者(口述者)进行访谈所形成的录音、录像资料以及根据录音、录像所转换成的文字稿(抄本)等资料的集合体。目前,口述史料已经成为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等部分图书馆的重要特色收藏。

(2) 口头传统资料

是指经过世代相传的神话(myth)、传说(legend)、民俗(folklore)、史诗(epic)、歌谣(folk song)、民间故事(tale)、说唱文学(singing and saying literature)、传统技艺(traditional skill)等通过说唱等方式表达并借助一定载体固定下来的文字、影像资料。

口头传统的重要特点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沉淀和积累了一个民族最根本最传统的文化,记录了特定时代的生活风貌和心路历程,具有深厚的内涵。口头传统资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

个民族的“档案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底色的最重要的元素^①。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包括非洲在内的无文字社会,口头传统资源异常丰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等国际组织一致认定口头传统资料的收藏是图书馆在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方面的应尽职责。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口头传统资料库,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口头文学资料库”、芬兰文学学会的“口头传统档案库”、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的“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等^②。

(3) 其他口述资料

指口述史料和口头传统资料之外的口述资料,包括演讲、授课、访谈等。这些资料也是图书馆收藏的范围,如各种类型的讲座、研讨会等形成的录音、录像等。

1.3 口述资料的文献属性及其价值

1.3.1 口述资料属于“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中将文献定义为“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即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或理解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它由四个要素组成:①所记录的知识和信息,即文献的内容;②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符号,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图表、声音、图像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③用来记录知识和信息的

① 邢海燕. 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261.

② 朝戈金. 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沿丝绸之路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现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物质载体,如竹简、纸张、胶卷、胶片等,它是文献的外在形式;④记录的方式或手段,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它们是知识、信息与载体的联系方式①。

文献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献”这一名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文献”一词已见于世。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八佾》,被认为是“文献”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这里文献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博闻而熟悉掌故的人。

后来学者对“文献”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郑玄和朱熹。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③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吾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④按照朱熹的观点,文献的含义是由“文”和“献”两层意思构成的。其中,文是指法典图籍之类的历史资料,“献”是指熟悉典故、学识渊博的贤人。前者是“物”,是“硬件”,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人,是“软件”,是可以存贮并可传播知识信息的“活载体”⑤。

从孔子的《论语》,到郑玄、朱熹的解释,文献都具有文字和口述的双重内涵。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一书中,最早用“文献”作为书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65.

②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

③ 张家璠,阎崇东.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1996:259.

④ 王锦贵. 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4.

⑤ 王锦贵. 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